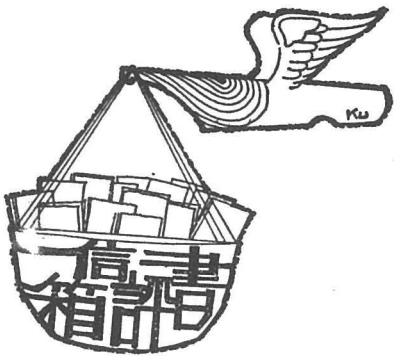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編輯先生：

我想愛好

文藝的人，一定都不會放過每天各報的「副刊」，儘可能的都要看一看登有什麼文章。當然，我們無法祇爲了要看「副刊」

就訂所有的報

紙；但不經濟也沒必要。國家大事，地方小事各報都約略相似，報導不致太偏差，唯有「副刊」是各報獨具擁有的特色之一了。

一個家庭頂多訂兩份報紙，而那些沒能訂閱的祇有到圖書館，或張貼在公共場所的佈告欄上，或是到民衆服務站去看，或是向人去借。……可是這種種總有令人不如願的地方。像有些沒公德心的人就任意在報上剪下一塊；也有連整張副刊都摸走的；爲了等看報紙，那滋味也不好受；還有因爲其他的事由不能天天看報，心想這幾天不知副刊上有些什麼好文章却不

能過目，真令人掛心……

所以我就提出一個構想：爲何報社不另外讓讀者祇訂「副刊」即可？現在的報紙有二大張半或三大張。「副刊」那張可算做是三分之一的價錢，如此一個月付上二十五元對於一個喜愛文藝的人，讀各報的「副刊」就好像是在享受各式各樣的點心，是多令人欣愉的事啊！

目前各大報的「副刊」，其中以「中國時報」、「聯合報」可能由於經費足，所以「副刊」還是一大張，令人看了很過癮。由此，我想既稱「副刊」，把「副刊」「家庭版」「影藝版」這些屬於消遣性的項目全編排在一大張上那才名符其實呢！

如果這種祇賣「副刊」的構想無法辦到，那爲何不退而求其次？就是把過期的報紙抽出「副刊」來，每月整本出賣（這樣對報社也比較方便）。反正「副刊」沒時間性它自成一個獨立的單元。如果報社要將剩餘的報紙出售也不在乎缺少一大張或半張的「副刊」吧？看看哪個辦法比較行得通吧？

林健成 五月二十五日

編輯先生：

拜讀十四期之後，個人深深覺得貴刊似乎應該擴

充版面，一期一百四十四頁好像嫌單薄了些。

「廿五年來現代詩總目」裏有關停刊之詩刊部份：「暴風雨」詩刊出版的期數該是十三期（六二年七月出版）而非十二期，特此更正。

陌上塵 六三年六月六日晨

××：

讀新出版的「書評書目」第十四期邱隆發先生的「二十五年來現代詩總目」，心中爲之一震，甚佩服他是一位有心人也，不過就我手頭上現有的資料予以對照一下，尚有一些小小的遺漏，謹簡述於下：

一遺漏部份

1 旭日新詩，創刊於四十三年五月十日，三十二開本，發展情形不詳。

2 詩與音樂（雙月刊），創刊於四十四年十一月一日，三十二開本，在高雄出版，由蔡天予、朱沉多主編，出刊期數不詳。

3 詩園地（雙月刊），創刊於四十七年四月十日，三十二開本，由詩園地雙月刊社發行及主編，在高雄縣林園鄉出版，至四十八年九月十日改爲詩園地（半月刊）並出版革新版第一期，改由西丁主編。

4 華岡詩刊，創刊於五十七年五月三十日，三十

二開本，文化學院華岡詩社發行，陳明台主編。發行期數不詳。

5 詩隊伍，約於五十七年七月七日創刊，刊於青年戰士報，爲一週刊，目前刊在青年戰士報的星期週刊上。由羊令野主編。

二更正部份：

1 列在「停刊」欄裏的桂冠詩刊仍在發行，最近一期於六十三年元月出版，期別爲第八期。

2 葡萄園詩刊的創刊年月爲五十一年七月十五日

3 海洋詩刊創刊於四十六年的五月。

4 縱橫詩刊是季刊，該詩社並於五十一年六月六日創刊「縱橫詩葉」一種，爲月刊性質，樣子像當年的「藍星詩頁」，出版情形不詳。

卑意區區，不成敬意，爲了詩的史料，想您和邱先生不會以此責我吧！

又：詩選集方面，也有兩本值得一提：

1 播種——五十五年五月四日出版，是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藝創作集第一集，由該集編委會主編。

2 永恆的讚歌——（詩散文合集）五十六年十月出版，爲總統八秩華誕紀念文集。

魯 蛟 六月一日

編輯見解：

書目書評的出現，的確為愛書的人，帶來了更多的喜訊和享受。

批評，請就書論書，不要涉及人身攻擊。

這是貴刊稿約中，早就聲明過的話。

據我所知意大利漢學家白都采利

博士 Dr. Giuliano Bertuccioli 在他所編 *La Letteratura*

Cinese (中國文學史) 對徐訐之作品備作介紹

稱讚，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林語堂博士

前數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，對徐

訐之著作及短篇小說尤深致推崇，香港

大學教育系主任布利斯雷 K. E. Priestley

對徐訐在文藝上之成就尤作介紹。如果

水晶先生真的另有見地，我們倒也願意

編輯先生：

書目書評(書評書目)的出現，的確為愛書的人，帶來了更多的喜訊和享受。

『批評，請就書論書，不要涉及人身攻擊。』

這是貴刊稿約中，早就聲明過的話。

據我所知意大利漢學家白都

采利博士 Dr. Giuliano Ber-

tuccioli 在他所編 *La Let-*

teratura Cinese (中國文學史

) 對徐訐之作品備(倍)作介紹

稱讚，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林語堂

博士前幾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演

講，對徐訐之詩作及短篇小說尤

深致推崇，香港大學教育系主任

布利斯雷 K. E. Priestley 對徐

訐在文藝上之成就尤作介紹。如

果水晶先生真的另有見地，我們

聽之，可惜在「才盡江郎言」一文中，只有人身攻擊而已，爲了水晶先生的文章，我和我的朋友們，分別翻看過徐訐全集，卻找不到甚麼可稱之爲「下流」的地方。

記得年前水晶先生，在香港明報月刊上向徐先生展開筆戰，好像徐先生已都清楚地答覆過了。或許水晶先生沒有看明白徐先生的文章，致令水晶先生仍耿耿恨在心，所以才再次向徐先生作人身攻擊。爲了讓國內的讀者來判斷，所以特將徐訐「悼吉鐸」的原文寄上，懇請先生予以轉載；以求得最公正的批判。敢於批評，同時要有接受批評和認錯的勇氣與風度，不知先生以爲然否？此請

編安

黃建國敬上
六十二年五月廿四日

倒也願意聽聽；可惜在「才盡江郎言」一文中，只有人身攻擊而已，爲了水晶先生的一篇文章，我和我的朋友們，分別翻看過徐訐全集；卻找不到甚麼可稱之爲「下流」的地方。

記得年前水晶先生，在香港明報月刊上向徐先生展開筆戰；好像徐先生已都清楚地答覆過了。或許水晶先生沒有看明白徐先生的文章，致令水晶先生仍然懷恨在心；所以才再次向徐先生作人身攻擊。爲了讓國內的讀者來判斷，所以特將徐訐「悼吉鐸」的原文寄上，懇請先生予以轉載；以求得最公正的批判。敢於批評，同時要有接受批評和認錯的勇氣與風度；不知先生以爲然否？此請

編安

黃建國敬上

六十二年五月廿四日